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

經部三十

春秋類存目一

左傳節文十五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宋歐陽修編明萬歷中刊版也取左傳之

文略為刪削每篇之首分標敘事議論詞令諸目

又標神品能品真品具品妙品諸名及章法句法

字法諸字前有慶歷五年修自序序中稱胡安國

春秋傳及真德秀文章正宗是不足與辨矣

春秋道統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是書僅分上下二卷而鈔本細字乃八巨冊不著
撰人名氏惟冠以乾道八年晉江傅伯成序稱爲
元祐閒春秋博士劉絢質夫所作者陳振孫書錄
解題載劉絢春秋傳無道統二字之名文獻通考
作十二卷玉海作五卷與二卷之數亦不合又振
孫稱所解明正簡切而此本竝無解經之語止鈔
撮左氏傳閒及公穀國語及略採諸家一二條且
不特傳文多所刪節卽經文亦止摘錄一二字如

明代坊本之標題宋人經說亦無此例序中以何
休學連爲人名其陋已極又稱後之有功於春秋
者有杜預林堯叟林堯叟乃在南宋中年伯成此
序作於南宋之初何由得見且杜林合注是明末
坊間所刻伯成又何由以杜林竝稱乎又伯成慶
元初爲太府丞寶慶初始加龍圖閣學士此序旣
曰乾道八年壬辰是時伯成方舉進士何得先以
龍圖閣學士結銜譌謬種種不可殫述僞書之拙
無過是矣其卷首收藏諸印亦一手僞造不足信

也

左氏君子例一卷詩如例一卷詩補遺一卷

內府藏本

宋李石撰石有方舟易學已著錄左氏春秋傳多

有君子曰字林栗指為劉歆所加其說無據

案栗說見

經義考所引石則以為左氏傳有所謂君子曰者又有

稱仲尼孔子曰者皆示後學以褒貶大法聖人作

經之意義因錄為例凡君子七十三條而以聖語

三十二條附之皆無所發明又以左傳引詩不皆

與今說詩者同因取所載一篇一句悉裒集而闡

論之以斬合於斷章取義之旨凡一百六十八條
名曰詩如例復采左傳所載箴詞歌謠三十八事
名曰詩補遺於經義悉無大裨益特當南北宋間
正說春秋者培擊三傳之時而石獨篤志古學爲足
尙耳舊載方舟集中石門人劉伯熊合爲一編題曰
左氏諸例實非石之舊名今仍各標本目其文則
與方舟易學仍歸諸方舟集中不更錄焉

春秋通論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舊本題曰宋人撰不著名氏諸家書目亦不著錄

其書統論周及列國大勢推其興廢之由周及魯齊晉宋衛鄭楚秦各爲一篇吳越共爲一篇皆摭拾舊文爲事後成敗之論每句隸事而各引傳以爲之注其言膚淺無所發明

春秋握奇圖一卷

永樂大典本

金利鑾孫撰鑾孫字士貴盱江人前有自序稱握奇圖者春秋家之學也二百四十二年而該之萬八千言編年以爲經而列五伯內外諸侯以緯之縱取則年與事類衡切則國之本末具在乃各敘

事略於其後一覽而思過半矣云云據其所言則此書所重在於年表今年表散佚祇存其論已非鑾孫著書之本旨不足取矣

春秋左傳句解三十五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元朱申撰申有周禮句解已著錄是書惟解左傳不參以經文蓋猶用杜預以前之本其一事而始末別見者各附注本文之下端委亦詳惟傳文頗有刪節是其所短如隱公之首刪惠公元妃孟子一節則隱桓兄弟之故何自而明哉

春秋經疑問對二卷

永樂大典本

元黃復祖撰復祖字仲篋廬陵人元史仁宗皇慶三年復科舉法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經義一道各治一經

元統以後少變程式易漢人南人第一場四書爲本經復祖序云至正辛巳大科載復有經疑之條卽元史志所謂變程式之時也其書以經傳之事同辭異者求其常變察其詳略以經覈傳以傳考經以待學子之問蓋亦比事屬辭之遺意其大旨

則專爲場屋進取而作故議論多而義理則疎焉

春秋合題著說三卷

永樂大典本

元楊維禎撰維禎字廉夫號鐵崖山陰人泰定四年進士初署天台尹改錢清場鹽司令轉建德總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學提舉未及上而兵亂遂不復仕放浪於詩酒歌舞之間明初命修禮樂書旋以老病辭歸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案宋禮部貢舉條式崇甯貢舉令春秋義題聽於三傳解經處出靖康元年改止用正經出題紹興五年禮部議春秋

正經詞語簡約比之五經爲略問目所在易於周
徧往往州郡問目重複甚多每遇程文鮮不相犯
請仍聽於三傳解經處相兼出題元史選舉志所
載延祐條例不言春秋出題之法以維楨是書考
之蓋亦以經文易複改爲合題明制春秋合題之
法蓋沿元舊也維楨自序曰春秋正變無定例故
關合無定題筆削有微旨故會通有微意初學者
不知通活法以求義場屋中往往不得有司之意
今以當合題凡若干各題著說使推其正變無常

縱橫各出以禦場屋之敵又曰學者因是而得其活法則求經之微亦無出於此不止決科之計然其書究爲科舉而作非通經者所尙也

春秋透天關四卷

永樂大典木

舊本題晏兼善撰不著時代據其兼及合題是元人也其書專爲場屋而作義殊膚淺如解元年春王正月云若就春字正月上用工則春者天之所爲聖人紀人道之始全以天道王道立說亦可云云則一書之大指可知矣

春秋四傳三十八卷

內府藏本

不知何人所編首載杜預何休范甯胡安國四序
次春秋綱領述各家議論次春秋提要如周十二
王魯十二公以及會盟戰伐之數竝撮舉大凡次
春秋列國圖說次春秋二十國年表次春秋諸國
興廢說凡經文之下皆分注左氏公羊穀梁三傳
而胡傳則別爲標出閒加音注別無發明參考之
處考元兪臯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始於三傳之後
附錄胡傳吳澄序稱其兼列胡氏以從時尚而四

傳之稱亦即見於澄序中知胡傳躡躋三傳之列
自元初已然此本驗其版式猶爲元槧蓋當時鄉
塾讀本也

麟經指南一卷

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署曰退修菴題亦不詳
何人也序稱幼習是經以舉進士爲業投老山林
兵火之餘先世遺書無復存者閒因餘暇條分大
義立題命意凡可引用之語各附於後又閒引先
儒破題蓋元末鄉塾之陋本也

春秋圖說

無卷數 浙江
吳玉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列目百二十有二始十二公年
譜終諸儒傳授中間列國世次輿地山川名號以
及經傳所載名物典故悉有圖有說其年表皆鈔
史記其名號歸一圖卽馮繼先所撰而分爲十九
圖至歲星八音四凶十六相諸圖則又掇之五經
圖中春秋列國圖說則摭自東坡指掌圖又列鄭
樵考定諸國地名及敘國邑地同異說敘山水同
異說大抵雜駁不倫未見精核卷首題曰春秋筆

削發微考楊甲六經圖中有春秋筆削發微圖以
此本互勘一一相合蓋掇取甲書春秋一卷而攙
以雜說僞立此名卷首有竹垞二字朱文印蓋朱
彝尊所藏而經義考不著此名是必後覺其贗託
棄之不錄而所棄之本又爲吳氏所收耳

春秋提要四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饒秉鑑撰秉鑑字憲章號雲峯廣昌人正統甲

子舉人官至廉州府知府朱彝尊經義考載秉鑑
春秋會通十五卷提要一卷今按此書實四卷與

春秋會通另爲一書彙尊蓋未見其本故傳聞譌異其書以春秋書時書月難於記誦故錯綜而次序之分十二公爲十二篇先列經文於右而總論其義於後大旨以胡傳爲宗

左觴一卷

通行本

明邵寶撰寶字國賢號一泉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尙書諡文莊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是編乃其讀左傳所記雜論書法及注解然寥寥無多蓋隨意標識於傳文之上亦其簡

端錄之類也其中精確者數條顧炎武左傳補注已採之所遺者其糟粕矣

春秋經世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禮沿革傳已著錄是編名春秋經世者蓋取莊子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語也所注惟隱公一卷其注多從左氏然如公矢魚于棠全錄臧僖伯諫詞惟移傳末非禮也且言遠地也二句於傳首此亦何需校鈔錄耶閒有自出新意者如謂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當作紀侯子帛以子帛

爲紀侯之名又謂挾卒乃異姓之卿則又皆杜撰

之談矣

春秋說志五卷

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柟所著他書率

篤實近理惟此書務爲新說苛論凡所譏刺皆假

他事以發之而所書之本事反置不論如以公及

邾儀父盟于蔑祭伯來公及戎盟于唐鄭人伐衛

衛人殺州吁皆爲平王之罪又如叔孫豹卒謂經

不書餓死乃爲賢者諱謂邾子來朝以其知禮錄

之大抵褒貶迂刻不近情理至謂書季孫意如之
卒爲見天道之左則聖人併怨天矣其失不止於
穿鑿也

春秋集要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鍾芳撰芳字仲實瓊山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
戶部左侍郎是書以集要爲名故文殊簡略中間
如謂春王正月爲建子謂桓公三年書有年非紀
異謂襄公二十八年書衛侯衎非俟其改過謂昭
公元年書敗狄大鹵非譏毀車宗卒與胡傅異者

不過數條餘大抵依回其說甚至如僖公十七年
夏滅項胡傳誤以爲季孫者亦因仍不變無所短
長又多採董仲舒劉向劉歆災異之說穿鑿事應
至以宣公八年之大旱爲十五年稅畝之由事在
七年之後而應在七年之前尤爲乖謬其採用公
穀月日之例旣多附會而採用左傳尤無體例其
最甚者莊公二十年陳殺公子御寇下忽注晉獻
公患桓莊之族偪而士蔿譖去之十五字僖公二
十二年宋公伐鄭下忽附錄被髮而祭於野夷俗

皆然十字二十三年楚人伐陳下忽附錄男女同
姓其生不蕃八字此類不可殫數其採用左氏義
者襄公四年叔孫豹如晉下惟辨古自歌工歌二
義僖公九年會於葵丘下責宰孔不當阻晉侯成
公五年梁山崩下責伯宗之攘善亦皆與經義渺
不相關陳烈序乃稱其擴前人之所未發過矣

春秋私考三十六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本不信三傳故
釋經處謬戾不可勝舉如言惠公仲子非桓公之

毋盜殺鄭三卿乃晉人使刺客殺之晉文公歸國
非秦伯所納諸如此類皆無稽之談夫孫復諸人
之棄傳特不從其褒貶義例而已程端學諸人之
疑傳不過以所記爲不實而已未有於二千餘年
之後杜撰事蹟以改易舊文者蓋講學家之恣橫
至明代而極矣

春秋世學三十二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豐坊撰坊有古易世學已著錄是書自稱卽其
先世宋御史中丞稷之案斷而爲之釋義故曰世

學然案斷之名宋人書目及宋史藝文志皆不著錄向來說春秋者亦所未聞其偽蓋無足辨也

左氏春秋鐫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陸粲撰粲有左傳附注已著錄是編乃其由工科給事中坐劾張璁桂萼謫都勻驛丞時途中所作皆糾正左氏議論之失亦柳宗元非國語之類然於左氏釋經之謬闢之可也至記事記言但各從其實事乖言謬咎在古人與紀載者無與也亦謂之鐫左則非其罪矣甚哉其固也

春秋讀意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唐樞撰樞有易修墨守已著錄其論春秋以為不當以褒貶看聖人祇備錄是非使人自見蓋以救宋儒穿鑿之失然謂春秋字字褒貶固為偏論謂春秋竟無褒貶則數十特筆亦灼然不可誣也讀者知其矯枉之意可矣

春秋錄疑十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趙恒撰恒字志貞晉江人嘉靖戊戌進士官至姚安府知府是書本胡氏傳而敷衍其意專為科

舉而設故經文可爲試題者每條各於講義之末
總括二語如制藝之破題其合題亦附於後標所
以互勘對舉之意

春秋國華十七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嚴訥撰訥字敏卿常熟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
武英殿大學士諡文靖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以
春秋所書周及列國之事分隸其國而仍以魯十
二公之年編之雜採三傳附於經下亦閒及國語
史記諸書其甥陳瓚序稱訥請沐三月而成是書

則潦草編排取盈卷帙宜但鈔錄舊文無所發明
考證矣

春秋四傳私考十三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徐浦撰浦字伯源浦城人官監察御史是書舉
左氏公穀胡傳之異同衷以己意於胡傳之深刻
者多所駁正持論頗平允然每就事論事不相貫
串如宋公和卒謂不書薨以示褒不知外諸侯經
皆書卒也又凡浦無所論斷之條皆不存經之原
文似乎刪節聖經亦非體制

左傳注解辨誤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傅遜撰遜有左傳屬事已著錄是編皆駁正杜預之解閒有考證而以意推求者多視後來顧炎武惠棟所訂未堪方駕前有古字奇字音釋一卷乃左傳屬事之附錄裝緝者誤置此書中頗淺陋無可取後附古器圖一卷則其孫熙之所彙編亦勦襲楊甲六經圖無所考訂也

左氏討一卷左氏論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馮時可撰時可有左氏釋已著錄是書前有自

序稱先爲左氏討繼爲左氏釋後爲左氏論其釋則訓詁爲多討與論則皆評其事之是非不知分爲二書以何別其體例也然所討論皆以意爲之往往失於迂曲如謂陽虎之攻季氏爲必受命魯君是眞信其張公室也豈春秋書盜爲曲筆乎故今惟錄左氏釋而二書則附存其目焉

春秋翼附二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黃正憲撰正憲有易象管窺已著錄是書大旨以胡安國傳未免過於刻覈因博採舊聞自唐孔

穎達以下悉爲折衷於明世諸家則多取山陰季
本私考金壇王樵輯傳二書今觀其所論如謂尹
氏卒爲吉甫之後非卽詩家父所刺者仲孫蔑會
齊高固於無婁地非牟婁亦閒有考證然核其大
體則未能悉精確也

春秋諸傳辨疑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朱睦㮮撰睦㮮有易學識遺已著錄是編凡一
百八十八條明史藝文志著錄卷數與此本相合
然與睦㮮所撰五經稽疑中說春秋者文竝相同

據陸桴五經稽疑自序蓋此書先成別本行世後乃編入五經稽疑中今五經稽疑已別著錄則此本無庸複載故附存其原名備考核焉

春秋以俟錄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瞿九思撰九思字睿夫黃梅人萬歷癸酉舉人

為知縣張維翰所誣構謫戍塞下張居正援之得

釋後薦授翰林待詔不赴詔有司歲廩給之終其

身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書多穿鑿附會之談如

十二公配十二月二百四十年配二十四氣之類

皆迂謬不經與洪化昭周易獨坐談皆明儒之行
怪者也

春秋疑問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書不盡
從胡傳亦頗能掃諸家穿鑿之說正歷來刻深嚴
酷之論視所注諸經較多可取而亦不免於以意
推求自生義例如列國之事承告則書左氏實爲
定說舜牧於宿男卒不書名既云告不以名矣乃
於鄭伯克段則曰此鄭事也魯春秋何以書見鄭

莊處母子兄弟之間忍心害理凡友邦必不可輕與之此一語專爲後日渝平歸昉助鄭伐宋起非謂此事極大漫書於魯之春秋也是不考策書之例但牽引經文橫生枝節至於解紀季姜歸京師謂自季姜歸後周聘不復加於魯乃知以前三聘特在謀婚此無論別無確據卽以年月計之三聘之首是爲凡伯其事在隱公九年距祭伯之逆十四年矣有天子求婚惟恐弗得謀於十四年之前者乎此併經文亦不能牽合矣說經不應如是也

春秋匡解六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鄒德溥撰德溥有易會已著錄是書專擬春秋合題每題擬一破題下引胡傳作注又講究作文之法蓋鄉塾揣摩科舉之本德溥陋必不至是疑或坊刻偽託耶

春秋直解十五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編前有讀春秋五十餘條其言曰今讀春秋勿主諸傳先入一字但平心觀理聖人之情恍然自見蓋即孫復等

廢傳之學而又加甚焉末二卷題曰非左凡三百三十餘條皆摘傳文之紕繆其中如費伯城郎駁左氏非公命不書之誤其說甚辨公爲天王請權於四國不書者諱之也其說亦有理凡此之類不可謂非左氏諍臣至於曲筆深文務求瑕釁如論賓媚人稱五霸一條不信杜預豕韋昆吾之說必以宋襄楚莊足其數而謂五霸之名非其時所應有如此之類則不免好爲議論矣

讀左漫筆一卷

編脩程晉芳家藏本

明陳懿典撰懿典字孟常秀水人萬歷壬辰進士
官至中允乞假歸崇禎初起爲少詹事不赴此書
蓋其讀左傳時隨筆漫記凡二十七條嘉禾徵獻
錄載懿典有讀左史二卷此卽其讀左一卷也大
抵如時文評語如開卷石碣殺州吁一條云石碣
誘州吁離窟穴而執之大是高識又如孟僖子知
孔子一條云孟僖子能知夫子且能稱其上世而
知後有達者可謂具隻眼人此類亦何須贅論也

春秋闡義十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曹學佺撰學佺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是書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蓋不甚傳大抵摭舊文無所闡發

麟經統一篇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杞撰杞字成夫湖州人萬歷丁酉舉人官福清縣教諭其書不載經文惟以經文之可作試題者截其中二三字爲目各以一破題括其意卽注胡傳於下後列合題數條亦各擬一破題并詮注作文之要其體又在講章下矣

春秋麟寶六十三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余敷中撰敷中不知何許人是書成於萬曆乙

卯全錄左國公穀之文於經文之下左國則錄其

全公穀則除其複國語事有在春秋前者別為首

卷於前無所訓釋亦無所論斷前有萬曆乙卯自

序言夫子獲百二十國寶書作春秋而絕筆於獲

麟故曰麟寶其命名取義殆於札闡鴻休矣

春秋續義發微十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鄭良弼撰良弼字子宗號肖巖淳安人萬曆中

舉人此編取胡安國傳所未及者拾遺補闕續明
其義一步一趨皆由安國之義而推之故其得失
亦與安國相等朱彝尊經義考載良弼有春秋或
問十四卷存疑一卷竝續義三卷俱云未見今此
本分十二卷與所記卷數不符殆彝尊以傳聞誤
載歟

春秋心印十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鄭鈿撰鈿上海人萬歷中由貢生官青田縣訓
導是編取林堯叟春秋句解中所爲提要而推廣

其門目依類摘取經傳疏列其下雜引諸儒之說而附以己意前列春秋總論十二篇語多凡陋率以私意窺測聖人其體例尤爲複沓如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列於錫命類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賑列周歸賑類而五始類中皆載之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旣列盟類又入會類僖九年九月戊辰盟于葵丘亦列盟類又入殊盟類舛互殆不勝舉其凡例末一條云書成之時夢齊桓公晉文公各持一單單開七事相

揖贈予若謝而辭之意覺而思之各開單七事者
二七十四也卷完十四其義已盡以示不必再錄
又隆慶初輯通史聚精八十卷亦夢文公朱先生
慰余曰余綱目甚覺煩冗子能爲我刪葺深愜我
意故茲致謝語殊怪妄是又吳與弼日錄之故智
矣

春秋左翼四十三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王震撰震字子省烏程人其書繫傳於經文之
下凡先經起義後經終事者悉撮爲一左傳中稱

號不一者皆改從經文稱名有經無傳者采他書
補之前後編次亦間有改易案朱彝尊經義考有
王氏春秋左翼不著撰人名氏亦不載卷數而所
錄焦竑之序與此本卷首序合當卽此書也

春秋衡庫三十卷

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

明馮夢龍撰夢龍字猶龍吳縣人崇禎中由貢生
官壽甯縣知縣其書爲科舉而作故惟以胡傳爲
主雜引諸說發明之所列春秋前事後事欲於經
所未書傳所未盡者原其始末亦殊沓雜

別本春秋大全三十卷

內府藏本

明馮夢龍撰是書雖以春秋大全為名而非永樂中官修之原本其體例惟胡安國傳全錄亦閒附左傳事蹟以備時文摭摭之用諸家之說則僅略存數條其凡例有云大全中諸儒議論儘有勝胡氏者然業已宗胡自難竝收以亂耳目是不亦明知其謬而為之歟

春秋四傳通辭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士芳撰士芳字清佩海甯人是書采輯左氏

公羊穀梁胡氏四傳削其繁冗其左氏傳之不附
經文者咸刪汰無遺亦閒附已意於其下因董仲
舒有春秋無通辭隨變而移之語遂題曰通辭以
明義例之有定然名曰四傳實則依附胡氏無所
異同名曰考校經文去取二傳實則合胡氏者畱
不合胡氏者去未嘗以經正傳也

春秋左傳典略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探進本

明陳許廷撰許廷字靈茂海鹽人萬歷中諸生以
薦授兵部司務其書每一公爲一卷皆摘取左氏

中單文隻字之可資考核者證以他書繁稱博引以詭麗為宗不專主於疏通經義然就其所論亦往往失之穿鑿如衛懿公好鶴則取浮邱公之言秦人歸帑則指為漢興之讖多未免於蕪雜也

春秋揆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是書以天人
之故若表之於晷景春秋以天治人故以揆名書
通為一篇其說謂揆者晷也表晷也日南則其晷
陰日北則其晷陽揆之則於其景也宣公之三年

景中也僖公之十七年而景乃南襄公之十年而
景乃北景南者極近景北者極遠又謂春秋之紀
二百四十有二其三之八十有一兩之一百二十
自文王受命之年以至仲尼之沒參之而得七兩
之而得五文王以四千三百二十年爲春秋仲尼
以三千六百年爲春秋五文王之春秋有五文王
者出六仲尼之春秋有六仲尼者出十一大聖人
者以行其二統而天地爲再開闢云云蓋以皇極
經世之學說春秋自三傳以來未之前聞卽邵子

亦未發此義也道周禮記諸傳雖不必盡當於本旨而借經抒論於人事猶有所裨此則真無用之數學不能以道周之故曲爲之說矣

春秋實錄十二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鄧來鸞撰來鸞字繡青宐黃人天啟壬戌進士

官至武昌府知府是編專爲科舉而作故其凡例

曰春秋從胡凡左與胡箭者必削定是非也又曰

春秋左傳惟有關經題者載之從簡便也其書可

不必問矣

春秋纂

無卷數 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朱之俊撰之俊有周易纂已著錄是書大抵隨文生義罕所根據如成風請救須句乃婦人左袒母家之常態遽以繼絕美之如斯之類所見頗淺又如芮伯萬母事引隋獨孤后以責其妬與經義了不相關至於災異必推事應尤多穿鑿

麟旨定

無卷數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陳于鼎撰于鼎字爾新宜興人是書成於崇禎庚午以麟字代春秋字命名已陋又但標擬題各

以一破題爲式而略爲詮釋於下卽在舉業之中

亦爲下乘矣

春秋三書三十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張溥撰溥有詩經注疏大全合纂已著錄是書

第一編曰列國論凡二十四卷第二編曰四傳斷

凡七卷第三編曰書法解凡一卷同時徐汧張采

爲之序采又有例言稱列國論中尙闕雜國一題

四傳斷中僖公闕十餘年文公全闕襄公以下亦

全闕采閒爲補之書法解爲目多端僅成一則溥

與采倡立復社聲氣交通蔓延天下爲明季部黨
之魁其學問則多由涉獵未足專門其所撰述惟
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蒐羅放佚採摭繁富頗於
藝苑有功然在當時止與梅鼎祚文紀諸書齊驅
竝駕較之楊慎朱謀瑋考證已爲少遜矣至於經
學原非所擅長此書爲未成之本亦別無奧義采
等以交游之故爲掇拾補綴而刊之實不足以爲
溥重也

春秋說三十卷附錄三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明王寢大撰寢大字幼章合肥人崇禎丁丑進士
是書雜採諸說斷以己意而本於卓爾康辨義者
爲多其首爲諸家考敘古來春秋家及所著書次
爲經傳大旨輯諸家議論之與己合者次紀傳輯
周及列國事蹟分析經文各以類從而附以時義
地義論次爲春秋總義次比事四十二則自跋附
焉總爲三卷弁於首次乃詮釋經文分十二公爲
三十卷朱彝尊經義考不載蓋此本爲寢大孫雲
龍所錄未及刊版故也寢大以春秋本魯史原文

孔子修之蓋筆削史文以見義非變史文以起義
自說經者不舉大義而求之名字爵號日月及會
之類以爲義例蓋昉於公穀盛於胡氏詮說愈繁
而經學愈亂故著是書以破諸家之言書法者然
春秋固本魯史其閒亦有聖人特筆如天王狩于
河陽左傳具述改修之義坊記所引魯春秋公羊
傳所引不修春秋及甯殖所稱載在諸侯之策者
揆之聖經有同有異欲駁一字褒貶之說而謂聖
經僅魯史之節文未免矯枉而過直其說經亦多

臆斷如解尹氏卒云公穀謂譏世卿鑿矣樂邵韓
范世專晉七穆世專鄭曷爲不譏而特譏王朝大
夫乎夫外大夫卒例不見經春秋何由譏之耶解
肆大眚云文姜罪惡通天歿後必有陰禍莊公肆
眚爲之求福免罪耳不知春秋時浮屠之教未入
中土何得有罪福之說解鄭棄其師云此高克怨
辭夫克一逋臣豈能以其事徧赴列國杜預所謂
克狀其事以告魯者本無確證何得遽斷爲據克
之言又比事中解城築一條云邑書城臺館圍書

築城土功也故須築南門雉門書作木功也故須
作夫南門雉門豈竟不須土功且兩觀何以亦書
作也凡此皆隨意生文不爲典要至其紀傳敘事
竝始於隱元年訖於哀十四年其中止云某事書
於經某事不書又自齊晉以下皆以魯公年數紀
年卽周本紀亦是屈天王之正朔就侯國之紀
年經解史裁蓋兩無所當矣其諸家考中升胡傳
於西漢諸儒之前已爲無識卷後又自識云呂大
圭灌甫趙企明姜廷善未詳案灌甫明宗室朱睦

樺字已見考中而遽忘之呂大圭字圭叔南宋末人所著有春秋或問及五論企明宋趙鵬飛字所著有春秋經筵善明姜寶字所著有春秋事義考而寢大俱曰未詳是即此數家尙未窺全帙甚至引杜預集解亦稱之為杜疏尤為無據蓋所見未博故議論多而考證少也

春秋義三十卷

江蘇周厚堦家藏本

明顧懋樊撰懋樊有桂林點易丹已著錄是書朱彝尊經義考云未見前有懋樊自序稱以胡傳為

宗參之左氏公穀三家佐以諸儒之說今觀其書直敷衍胡傳爲舉業計耳未嘗訂正以三傳亦未訂正以諸儒之說也

鍾評左傳三十卷

內府藏本

是編爲毛晉汲古閣所刻惟錄杜預左傳集解較坊本兼刻林堯叟注者特爲近古然綴以鍾惺評點改其名爲鍾評左傳殊爲蛇足惺撰詩歸別開蹊徑尙能成一家之言至於詁經則非其所長也

春秋左傳評注測義七十卷

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

明凌稚隆撰稚隆字以棟烏程人是書詮釋左傳以杜預注為宗而博採諸說增益之其於左氏之不合者亦閒有辨正又取世次姓氏地名諡號封爵標於卷首以便檢閱然皆冗碎不足觀朱彝尊經義考作七十卷浙江通志作三十卷此本與彝尊尊所記合知通志為傳寫誤矣

麟傳統宗十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夏元彬撰元彬本名彪字仲弢德清人其書

訂成編漫無體例隱公之前冠以國語十數條以
志周東遷始末蓋仿馮夢龍春秋衡庫爲之而疎
略尤甚經文之下或錄左氏或取公穀國語隸之
或標傳名或不標傳名其附錄者或有附字或無
附字端緒茫然猝難究詰又如費伯之注誤在盟
唐之下楚殺公子側傳上忽注云出宋楚平傳衛
州吁弒君下祇載詩綠衣一章竝無他注壬午大
閱全錄周官中春教振旅以下四則亦不置一詞
如是者指不勝屈文震孟序乃稱其得於經術者

深亦可異矣

春秋因是三十卷

浙江巡撫
探進本

明梅之煥撰之煥字惠連麻城人是編專爲春秋
制義比題傳題而作每題必載一破題而詳列作
文之法蓋舊制以春秋一經可命題者不過七百
餘條慮其易於弋獲因而剏爲合題及合題之說
紛紜淆亂試官舉子均無定見於是此類講章出
焉夫信傳不信經先儒以爲詬厲猶爲三傳言之
也至於棄置經文而惟於胡傳之中推求語氣以

行文經已荒矣其弊也又於胡傳之中摘其一字
兩字牽合搭配以聯絡成篇則併傳亦荒矣此類
講章皆經學之蝨賊本不足錄特一以見場屋舊
制所謂比題傳題者其陋如此竝非別有精微一
以見明季時文之弊名爲發揮經義實則割裂傳
文於聖人筆削之旨南轅北轍均可以爲炯鑑故
附存其目爲學春秋者戒焉

春秋三傳衷考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施天遇撰天遇字昌辰武康人是編雖以三傳

爲名實以胡傳爲去取凡胡傳所駁槩從刊削故所存僅三傳之事蹟又雜引詩書禮記及國語之文以足之特取備時文之摺摭而已

春秋左傳地名錄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城撰城字伯宗貴池人是編前列國名後列地名各以十二公時代爲序地名之下各有注少僅一二字多亦不過六七字蓋隨手集錄姑備記誦無所考正視後來高士奇江永二家之書不及

遠矣

春秋五傳平文四十一卷

內府藏本

明張岐然編岐然字秀初錢塘人其書採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胡安國傳而益以國語國語亦稱春秋外傳故謂之五傳曰平文者明五傳兼取無所偏重之義也其自序曰嘗與虞子仲暄泛覽春秋七十二家之旨蓋鮮有不亂者及觀近時經生家之說殆不可復謂之春秋究其弊率起於不平心以參諸家而過尊胡氏久之惟知有胡氏傳更不知有他氏又久之惟從胡傳中牽合穿鑿併不知

有經此所謂亂之極也云云考胡安國當高宗之時以春秋進講皆準南渡時勢以立言所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爲言之者也元明兩代時異勢殊乃以其源出程子遂用以取士已非安國作傳之初意元制兼用三傳明制兼用張洽傳蓋亦陰知胡安國之多僻而補救其偏永樂中修春秋大全襲用汪克寬纂疏乃專尊胡傳又非延祐洪武立法之初意然胡廣等之大全雖偏主一家傷於固陋猶依經立義也其後剽竊相仍棄經誦傳僅

摘經文二三字以標識某公某年迨其末流傳亦
不誦惟約略傳意標一破題轉相授受而已蓋又
併非修大全之初意矣岐然指陳流弊可謂深切
著明故其書皆參取四傳以救胡傳之失雖去取
未必盡當要其鍼砭俗學破除錮習於春秋不爲
無功惟五傳皆具有成編人所習誦不待此刻而
傳故取其衛經之意而不複錄其書焉

春秋年考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後有自跋稱初成於天啟甲子重

訂於崇禎辛未自署曰天畸人有三小印一曰三
峩一曰仲先一曰且止菴居不知爲何許人也其
書仿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之例以年爲經以國爲
緯各書大事於年下然體例頗爲叢雜如周爲第
一格平王四十九年稱宰咄來贈仲子此內魯之
詞當繫之魯不當繫之周也至五十九年稱武氏
子來魯求賻則稱來似內魯稱魯又似外魯更無
體例矣又瓦屋之盟列之於晉則排纂有譌晉獲
秦謀增晉伐秦字則事實或誤均不足以爲據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

番禹徐
順德馮佐
曜初校
勛覆校

欽定四庫全書

續編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一

經部三十一

春秋類存目二

春秋程傳補二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解已著錄是編以程

子春秋傳非完書集諸儒之說以補之其詞義高

簡者重為申明闕略者詳為補綴書成於康熙九

年按伊川春秋傳宋史藝文志作一卷陳亮龍川

集有跋云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

矣四年而先生歿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陳振孫書錄解題云略舉大義不盡爲說襄昭後尤略考程子春秋傳序作於崇甯二年書未定而黨論興至桓公九年止門人間取經說續其後此陳亮所謂可見者二十年也是書桓公九年以前全載程傳十年以後以經說補之經說所無者採諸說補之中取諸新安汪克寬纂疏者居多纂疏卽明代春秋大全所本其書堅守胡安國傳則仍胡氏之門戶而已未必盡當程子意也又所補諸

傳皆不出姓氏於原文亦多所芟改其桓公九年以前程子無傳者亦為補之則是自為一書特託名於程子耳考陳亮跋有云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類例甚博學者苟優柔饜飫自得於意言之表不必惜其闕也然則何藉承澤之補乎

左傳統箋三十五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姜希轍撰希轍字二濱餘姚人明崇禎壬午舉人

國朝官至奉天府府丞此書循文衍義所據者特杜

預林堯叟孔穎達三家參以朱申句解其所引證
又皆不標所出猶沿明季著書之習

春秋家說三卷

湖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書前有
自序稱大義受於其父故以家說爲名其攻駁胡
傳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爲高論不顧其安其弊
乃與胡傳等如文姜之與於弑夫之謂不討則不
免於忘父討之則不免於殺母爲莊公者惟有一
死而別立桓公之庶子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誅不

知子固無殺母之理卽桓之庶子亦豈有殺嫡母
之理視生母爲母而視嫡母爲非母此末俗至薄
之見可引以斷經義乎閔公之弑夫之謂當歸獄
於慶父不當歸獄於哀姜哀姜以母戕子與文姜
不同不得以人爵壓天倫此亦牽於俗情以常人
立論不知作亂於國家卽爲得罪於宗廟唐武后
以母廢中宗天下譁然而思討君子不以爲非彼
獨非母子乎首止之會定王世子所以消亂端於
未萌世子非不當立則不得謂之謀位諸侯非奉

所不當奉則不得謂之要狹夫之必責以伯夷叔齊之
事則張良之羽翼惠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如此
之類皆以私情害大義其他亦多詞勝於意全如
論體非說經之正軌至於桓公元年無端而論及
人君改元宜建年號之類連篇累牘橫生枝節於
春秋更無關矣

春秋傳註三十六卷

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

國朝嚴啟隆撰啟隆字爾泰烏程人前明諸生其說
謂孔子欲討陳恆而不得故作春秋以戒三家不

始惠公而始隱公者以隱有鍾巫之難特託以發
凡不終於陳恆簡公之事而終以獲麟者欲以諱
而不書陰愧三家之心又謂春秋治大夫非治諸
侯以三十六君之事爲經而其餘爲緯以文公以
前爲賓而以後爲主經之義當明緯之義可以不
問主之義當明賓之義可以不問又謂春秋一字
一句皆史舊文聖人竝無筆削其意蓋深厭說春
秋者之穿鑿欲一掃而空之而不知矯枉過直反
自流於偏駁也

春秋論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嚴穀撰穀字佩之無錫人前明諸生是書凡九十九篇每篇略如袁樞紀事本末之例標舉事目類聚經文於前而附論於下其體在經義史評之間而持論嚴酷又頗傷輕薄其莊公忘父讎一篇云王姬之卒文姜之幸也不然何以奪新婚之宴而復敘淫奔之好也文姜數數與齊侯享會是又莊公之幸也不然安得結懽於齊侯而有狩獵之馳騁衛俘之弋獲也是豈儒者說經之體耶

春秋正業經傳刪本十二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國朝金甌撰甌字完城一字甯武秀水人是書專為

舉業而設以胡傳為主凡經文之不可命題者皆

刪去之極為誕妄又上格標單題合題等目每題

綴一破題而詳論作文之法與經義如風馬牛之

不相及其目本不足存然自有制藝以來坊本五

經講章如此者不一而足時文家利於剽竊較先

儒傳注轉易於風行苟置之不論不議勢且蔓延

不止貽患於學術者彌深故存而闕之俾知凡類

於此者皆在所當斥焉

春秋傳議四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爾岐撰爾岐有周易說略已著錄是書意在折衷三傳歸於至當然發明胡傳之處居多猶未敢破除門戶同時有樂安李煥章為爾岐作傳云著春秋傳議未輟而卒今此本闕略特甚蓋未成之藁而好事者刻之也

學春秋隨筆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斯大會編纂

春秋爲二百四十二卷燬於火其後更自蒐輯以
成此書其學根柢於三禮故其釋春秋也亦多以
禮經爲根據較宋元以後諸家空談書法者有殊
然斯大之說經以新見長亦以鑿見短如解閔二
年吉禘於莊公謂四時之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
事王制天子牲禘禘禘嘗禘烝三禘中惟禘特
大故又曰大禘先儒因僖八年宣八年定八年皆
有禘推合於三年一禘惡知僖宣定八年之禘皆
以有故而書非謂惟八年乃禘六年七年與九年

皆不禘也今考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曰
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一祫一禘也公羊必非
無據斯大謂每年皆祫卽以時祭爲祫祭蓋襲皇
氏虞夏每年皆祫之說而不知皇氏固未嘗以時
祭爲祫祭王制曰天子牲禘祫禘祫嘗祫烝諸侯
禘牲禘一牲一祫嘗祫烝祫注謂天子先祫而後
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如謂禘烝嘗卽是祫則
與祫無分先後何以經文於天子先言祫而後言
禘烝嘗於諸侯先言禘烝嘗而後言祫耶又禘一

植一祫疏謂諸侯當夏禘時不爲禘祭惟一植一
祫而已皇氏謂諸侯夏時若祫則不禘若禘則不
祫俱謂時禘不與祫竝行也若時禘卽是禘則經
文又何以云禘一植一祫耶至於謂四時之祭夏
禘爲大故曰大事又曰大祫尤爲牽合穿鑿周禮
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享于大烝禮
記祭統曰內祭則大嘗禘是嘗烝亦得稱大矣烏
得執一大字獨斷爲夏禘也又祫而作主特祀于
主丞嘗禘于廟斯大謂祫于祖廟主不復反于寢

引黃宗羲之說謂祥禫則于祖廟特祭新死者不及皇祖故云祭于主烝嘗禘則惟及皇祖不及新死者故云于廟今考鄭元士虞禮注凡祔已主復于寢說最精確大戴禮諸侯遷廟曰徙之日君元服從者皆元服從至于廟盧辯注廟謂殯宮也其下又曰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至于新廟據此則遷廟以前主在殯宮明矣鄭注謂練而遷廟杜注謂三年遷廟若卒哭而祔之後主常在廟則于練及三年又何得更自殯宮遷

主乎又引王廷相之說謂遷廟禮出廟門至于新廟是自所祔之廟而至新廟今考喪服小記無事不辟廟門注曰廟殯宮雜記曰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八適所殯凡以殯宮爲廟見於經傳者甚多其以大戴禮出廟門之廟爲祔廟由不知殯宮之亦名廟也又考禮志云更釁其廟則必先遷高祖于太廟而後納祖考之主又候遷祖考于新廟然後可以改釁故廟而納新祔之主是新主祔于祖廟卽遷于祖廟甚明謂自所祔之廟遷于新廟則是

耐者一廟遷者又一廟矣與禮志全悖斯大乃襲其說而反攻鄭元及朱子尤誤又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斯大謂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一居中以御車閒有四人共乘者則謂之駟乘魯畏齊強車增一甲皆爲駟乘因使一丘出一甲今考春秋傳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富父終甥駟乘在文十一年則是成元年以前魯人已有駟乘矣其不因此年三月令丘出一甲始爲駟乘可知又考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衛燭庸

之越駟乘然則駟乘者豈特魯乎謂魯畏齊始爲
駟乘尤屬臆測又成十年齊人來媵左氏曰同姓
媵之異姓則否故杜注謂書以示譏斯大襲劉敞
之說謂諸侯得以異姓媵今考公羊曰諸侯娶一
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之白虎通曰備姪娣
從者爲其必不相嫉也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
三國何廣異類也又周語曰王御不參一族韋昭
注參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姪娣以備三不參一
族之女據此則是同姓異族者得媵也若異姓得媵

則周語當云不參一姓不得云不參一族矣至以
仲子爲惠公嫡配孟任爲莊公元妃以叔姬歸于
紀爲歸于紀季則尤不根之論全憑意揣者矣

春秋志十五卷

河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湯秀琦撰秀琦有讀易近解已著錄是書爲表
者八曰春秋事蹟年表曰春秋大綱年表曰天王
年表曰十二伯主年表曰魯十二公年表曰列國
年表曰經傳小國年表曰列國卿大夫世表爲書
法者四曰書法精義曰書法條例曰書法比事曰

書法遺旨表以考事書法以考義也考南史稱司馬遷作表旁行斜上體仿周譜蓋以端緒參差恐其贅亂故或國經而年緯或國緯而年經使一縱一橫絲牽繩貫雖篇章隔越而脈絡可尋秀琦所作八表惟列國年表不失古法其餘年表但以字之多少每半頁分爲數格橫讀之成文縱讀之卽不相貫半頁以外則格數寬狹多寡互異併橫讀亦不可通其經傳小國年表列國卿大夫世表或半頁之中一行之內參差界畫各自爲文更縱讀

橫讀皆不相屬烏在其爲年表也書法精義皆依
違胡安國之文書法條例亦剽竊崔子方之式惟
書法比事謂有順文上下以爲比者有分別事類
以爲比者如方有天王之事而遽會蟲牢著其無
王楚滅江而晉伐秦譏其不救旣伐邾而公如齊
則侵小附強可知介再朝而後侵蕭則求援舉兵
可知如斯之類皆順文上下以見褒貶其說爲沈
棐諸家所未及又書法遺旨自抒已論雖不免閒
有騎牆而駁正處時有特見其長亦不可沒耳蓋

秀琦之說本可分繫經文之下其爲一書而必欲
變例見奇多分門目轉致重複糾結治絲而棼亦
可謂不善用長矣

春秋備要三十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國朝翁漢麐撰漢麐字子安常熟人其書以胡傳爲
主亦節錄左氏以明事之本末至於書之上闡標
破題下闡標合題則全非詁經之體矣

春秋類義折衷十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義已著錄是書以左

氏公羊穀梁胡傳為主亦閒採程子及臨川吳氏
 廬陵李氏諸家以為之注其自出已見則加臆解
 二字以別之後附總論二十條書成於康熙三十
 五年自序稱公羊襲取穀梁之書而續為之其說
 不知所據大旨謂左傳可信者十之四不可信者
 十之六公羊亦多繆戾惟穀梁猶不失聖門之舊
 前有自題口號云自讀春秋四十年只如羣動對
 青天邇來深考流傳義始覺先儒多誤傳其命意
 所在可槩見矣

春秋疏略五十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錄是書以經文爲魯史以左傳爲孔子所作謂孔子取魯史尊之爲經而以不可爲經者挨年順月附錄經左命之曰左傳異哉斯言自有經籍以來未之聞也

春秋類考十二卷春秋疑義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華學泉撰學泉字天沐無錫人順治中布衣其書取春秋大事分八十八門以類排比每事之下附以諸家之注閒綴已說大旨崇尚宋儒尤多主

胡傳其疑義一卷則專抒類考中未盡之蘊然有
無庸疑而疑者如謂司馬一甸五百一十二家
而出兵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若萬二千五
百人爲軍當八萬五千三百家而後足一軍之數
天子六鄉止七萬五千家不能供一軍不知一甸
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此采地出軍之法也
每一家卽出一人者鄉遂出軍之法也天子六軍
出自六鄉不自采地六鄉以七萬五千家而出
七萬五千人何患不足六軍之數學泉混二法而

爲一宜其疑也如此之類頗爲失考近時顧棟高
著春秋大事表體例亦略仿此書而大致皆不出
宋程公說之春秋分紀疑二人皆未見公說書也

春秋輯傳辨疑

無卷數

直隸

總督探進本

國朝李集鳳撰集鳳字翹升山海衛人今其地爲臨

榆縣集鳳嘗官洛陽縣丞畿輔通志稱其淹貫羣

籍尤善春秋彙先儒注解討辨詳核歷三十年凡

四易稟然後成書六十五卷名曰春秋辨疑此本

細字密行凡五十二巨冊不分卷帙蓋猶其未編

之彙以紙數計之當得一百餘卷通志所言似未
確也其書所載經文皆從胡傳而三傳之異同則
附錄之未免信新本而輕古經說經則事多主左
義多主胡故竝尊之曰左子胡子比擬亦爲不類
其諸家所解則臚列而參考之徵引浩博辨論繁
複殆有堯典二字說十四萬言之勢焉

春秋惜陰錄八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編於
經義刻意推求而往往失之迂曲如春王正月知

斷斷不能稱夏正而必回護其說謂冠之以春正見周正之不善言外見行夏時之意至經末春西狩獲麟亦謂春爲夏之冬蓋終以夏時之意經必一時無事乃空書首月以備天道其二月三月有事則正月可以不書此通例也而於定公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蓋因穀梁氏發傳於春王二字之下故注疏家斷春王二字別爲一條其文實與三月相貫世沐見其別爲一條遂謂無君不可書正月故但書春王二字聖人有是書

法乎鄭伯克段則謂鄭莊謀逐其弟魯當討之聖人書此與討陳恆同義是爲臣討君綱常倒置矣紀履緌來逆女則疑魯喪制未滿不應嫁女聖人用以示譏考是時距隱公卽位已二十二月踰年改元之前不知其已經幾月安見惠公之卒不在前一年之春夏乎其他節外生枝率皆此類又自襄公二十二年以後每年必增書孔子事夫左傳書孔子卒二傳紀孔子生先儒已以爲非禮以先師家牒年譜增八國史之中殆於周有二王魯有

兩公尊聖人者不宐尊以所不受也

春秋蓄疑十一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蔭樞撰蔭樞有大易蓄疑已著錄是編以治春秋者信傳而不信經故於經文各條下列三傳及胡氏傳爲案而以己意斷其得失於胡傳尤多駁正頗能洗附會穿鑿之習而或併左傳事實疑之則師心太過矣

春秋集解十二卷附校補春秋集解緒餘一卷春秋提

要補遺一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應撫謙撰撫謙有周易集解已著錄是書節錄
三傳及胡安國傳參證諸家之說而以己意折衷
之前有自序末附校補春秋集解緒餘一卷則其
門人錢塘凌嘉邵所補輯也凡撫謙之說稱曰應
氏而嘉邵之說則退一格以別之皆摘論經中疑
義又附春秋提要補遺一卷如軍賦祭祀等事分
門類紀不書撫謙姓氏當亦嘉邵所著歟

春秋遵經集說二十六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國朝邱鍾仁撰鍾仁字近夫崑山人康熙戊午舉博

學鴻詞老不與試

特賜中書舍人其凡例稱是編本述孟子朱子說經之
義故冠二子之說於簡端其集說則兼取諸家然
其書瑕瑜互見如春王正月之說自張以甯以後
辨析已無疑義乃仍以夏時謬論反覆支離又如
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乃以爲志楚之強
所以旌將來齊桓之功凡此之類多不足據其他
如叔孫得臣卒一條以不日爲闕文而以胡安國
之從公羊爲非許世子止一條用歐陽修之說而

證以蔡景公之書葬凡此之類亦間有可取然統

核全書瑜究不掩其瑕也

春秋條貫篇十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初康熙乙丑

奇齡充會試同考官分閱春秋房舊制春秋一單

題二雙題一脫經題是時初罷脫經題其雙題猶

未罷 案合題罷於乾隆初 奇齡與監試御史論雙題不合因

舉及經之條貫必出於傳語 案此杜預之說 奇齡以為經

文自有條貫不待於傳乃排比經文標識端委使

自相聯絡以成此書大致用章沖類事本末之意
惟沖類傳而奇齡則類經沖於傳有去取奇齡於
經則十二公事仍其舊第但以事之相因者移附
首條之下又每條各附論說以闡發比事屬詞之
義耳其以隱公三年四月尹氏卒六年春鄭人來
輸平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三條爲一貫
蓋據金履祥通鑑前編之說以尹氏爲鄭尹氏然
尹氏非卿其卒例不見經與叔臍之以公弟書者
不同似巧合而實附會是爲不當合而合至於隱

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七年秋公伐邾
桓公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趨秋
八月及宋人衛人伐邾其閒邦交離合事亦相因
而歸單簡是爲不當分而分以其體例而論既於
經文之首各題與某事相因則何不仍經文舊第
而逐條標識其故脈絡亦自可尋又何必移後綴
前使相陵亂奇齡說春秋諸書頗有可觀惟此一
編則欲理之而反芩之殆無取焉

春秋大義

無數卷 湖北
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希良撰希良字石虹黃安人康熙乙丑進士
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是編前有自序謂善說經
者莫若康侯私心竊有所未滿者聖心忠恕刻則
離聖心簡直曲則離聖心明白而正大纖則離左
氏卽未親見聖人亦必竊窺魯史公穀二氏得之
傳聞難以依據康侯據二氏以駁左亦未爲盡得
故一本左氏錯綜當時之事勢平心以想聖人之
心而名字人爵時日諸例概所不取其持論甚確
然如文公四年甯俞來聘謂以納餽貨醫而書昭

公十七年邾子來朝謂以仲尼學官而紀豈成公
三年之孫良夫襄公元年之公孫剽七年之孫林
父盡屬衛之君子而春秋書來朝者四十皆因孔
子之問乎此又過執左氏以經外附錄之事橫生
議論者也至宣公八年之公子遂卒夫人嬴氏薨
謂八月之內同登鬼錄有陰奪其魄者春秋之法
論是非不論禍福以是立義所見彌淺矣

春秋參義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

仍以胡安國傳爲宗其所必不安者亦閒有附論
一二然必援朱子蓋恐人議其異於胡氏故稱朱
子以正之猶之書經參義恐人議其異於蔡氏亦
必稱朱子以正之也故卷首有綱領三十三條於
孔孟之說題曰特標於諸儒題曰彙輯彙錄惟於
朱子語錄六則題曰遵錄其宗旨可以概見云

春秋事義慎考十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其書凡上中下三考共十二卷而附

以考前考後各一卷考上曰紀時曰系名考中曰

正位曰大婚曰喪紀曰祀典曰賦稅曰工役曰軍
旅曰蒐狩曰刑法曰朝聘之屬曰會盟之屬曰侵
伐之屬曰歸遺之屬曰徵求之屬曰告假之屬曰
取竊之屬曰遊觀之屬曰奔執之屬曰歸入之屬
曰削亡之屬曰弑殺之屬曰災荒之屬曰變異之
屬考下曰事詞通義曰事同書異曰書同文異曰
釋文明義曰隱文存義曰省文約義曰互文推義
曰單文錯義曰闕文曰衍文曰誤文考前曰聖經
本末曰列傳本末曰王侯邦國曰王侯世系曰庶

邦雜服曰伯功本末曰聖治本末考後曰傳有經
無每條皆分析辨論大旨主于羽翼胡傳然春秋
一書古今聚訟胡氏曲爲之解已多牴牾兆錫復
從而割裂分配彌繁瑣而失當也

公穀彙義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其書以公穀二傳主於發義與左傳
主於紀事者不同且左氏失誣其事文與義不待
言至二傳中有混其文以害義者有泥其文以害
義者竝有竄其文而事與義俱害者惟正終以正

始貴道不貴惠之屬固卓乎道義之權衡聖哲之軌範也故擇之宜慎焉因彙編二傳異同之處別白其是非而左氏發例釋經之文亦附見焉於三家褒貶之例無所偏主頗足以資參考較兆錫所註諸經似爲可取然春秋事蹟二傳多據傳聞左氏所述則皆據簡策兆錫駁二傳之事蹟往往併左氏而駁之則終不出宋人臆斷之學也

春秋義疏

無卷數

檢討

蕭芝家藏本

國朝蔣家駒撰家駒有尚書義疏已著錄是書以胡

傳爲藍本而稍以己意更正之然終不出胡傳苛
刻之習或自出新意又往往未安如謂孝公惠公
賢未著隱爲賢君是以託始且稱隱親親而尊王
睦鄰而守禮夫讓桓可謂親親若平王葬而不會
凡伯聘而不報可謂尊王乎無駭入極輦伐鄭伐
邾敗宋可謂睦鄰乎易祊於鄭矢魚於棠可謂知
禮乎後文每事示譏而開卷極詞稱善是自相矛
盾也宰咺歸仲子之賵左氏但云子氏未薨耳家
駒謂以仲子爲夫人惠公宜死仲子亦宜死故天

王并賜以示意是以車馬之錫為灰釘之賜諷使

仲子自裁也有是情事耶

春秋指掌三十卷前事一卷後事一卷

內府藏本

國朝儲欣蔣景祁同撰欣字同人康熙庚午舉人景

祁字京少皆宜興人是書於三傳及胡氏傳外多

取馮夢龍春秋指月春秋衡庫二書蓋科舉之學

也未附春秋前事一卷皆國語之文後事一卷備

錄左傳小邾射來奔以下諸事亦用馮氏之例

春秋詳說

無卷數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再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大旨
事蹟多取左傳而論斷則多主胡傳間有與胡傳
異同者如胡傳以惠公欲立桓爲邪心隱公探其
邪心而成之覲祖則謂父之令可行於子子之孝
不當拒乎父依泰伯伯夷之事觀之不可以爲逆
探其邪心使桓不弑而隱終讓可不謂之賢君其
論頗爲平允又如於孔父之死則駁杜孔從君於
非之說於滕子來朝則從杜孔時王所黜之說亦
時時自出已意然徵引諸家頗傷蕪漫又略於考

證而詳於議論如夏正周正累牘連篇卒不得一
言之要領而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傳
則又謂聖人筆削甯為深求不可泛視存此意以
說春秋宜失之穿鑿者多矣

宋元春秋解提要

無卷數 左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編叔琳有研北易鈔已著錄是編雜採

宋元諸家之說而不加論斷前有總論凡例亦皆

採集舊文卷首有自注脫落未寫者四十二條書

中亦多空白蓋與其宋元易解提要均未竟之稟

也

或菴評春秋三傳

無卷數 江西巡撫探進本

國朝王源撰源字崑繩號或菴大興人康熙癸酉舉人是書本名文章練要分六宗百家六宗以左傳爲首百家以公羊傳穀梁傳爲首然六宗僅左傳有評本百家亦惟評公羊穀梁二傳而已經義文章雖非兩事三傳要以經義傳不僅以文章傳也置經義而論文章末矣以文章之法點論而去取之抑又末矣真德秀文章正宗始錄左傳古無是

例源乃復沿其波乎據其全書之例當歸總集以
其僅成三傳難以集名姑仍附之春秋類焉

春秋鈔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軾撰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著錄是編不全載
經文但有所論說者標經文為題而註某年於其
下其敘雖稱惟恪守胡傳閒有詞旨未暢及意有
所未安者始妄陳管窺之見然駁胡傳者不一而
足如春王正月即駁夏時之說伯姬歸于紀即駁
諸侯親迎之說州吁弑其君完即駁不稱公子為

責君之說桓公宣公書有年卽駁變異之說諸侯
盟于幽卽駁首叛盟之說楚宣申來獻捷卽駁當
力拒楚使上告天王之說齊人侵西鄙公追齊師
卽駁書人見示弱書師見伏衆之說陽處父救江
卽駁責晉不合諸侯之說齊人弒其君商人卽駁
歸罪國人之說楚子圍鄭卽駁嘉楚討賊之說新
宮災卽駁神主未入哭爲非禮之說甯喜弒其君
剽卽駁廢立之說叔孫豹會虢卽駁尚信之說公
如晉至河乃復卽駁從權適變之說暨齊平卽駁

暨爲不得已之說季孫意如會厥懋卽駁力不能
加之說盜殺衛侯之兄縶卽駁歸獄宗魯之說從
祀先公卽駁出于陽虎之說如斯之類不可殫數
所謂恪守胡傳蓋遜詞耳至於攻擊左傳則頗傷
臆斷如以鄭叔段餽口四方爲詭詞謂段果出奔
鄭莊豈置之不問以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爲凡
伯忍辱而自歸非戎挾之以去以楚執蔡世子有
用之爲猶後世執蓋行酒之類斷無殺而用祭之
理以哀公八年宋執曹伯陽爲未嘗滅曹揆之古

書皆無佐證核以事理亦未盡安他如以成宋亂
之說從劉敞而駁杜預然聖經之意正以始於義
而終於利兩節相形其事婉而章耳如直書先公
之助亂暴揚國惡春秋無此法也許叔入許責其
不告於王不知乘隙復國機在呼吸往返告王不
衣冠而救焚溺乎召陵之役不聲楚僭王之罪自
以王樵之說爲定而必謂苟以去王號責楚迫於
大義當無不從似非當日之事勢至首止之會責
王世子不能爲伯夷泰伯抑又強天下以所難矣

其持論大旨往往類此雖駁胡傳實仍在胡傳門

徑之中不及所作周易傳義合訂遠矣

春秋比事目錄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苞既作春秋通

論恐學者三傳未熟不能驟尋其端緒乃取其事

同而書法互異者分類彙錄凡八十有五類然宋

沈棐元趙汭皆已先有此著沈書僅有鈔本趙書

亦近日始刊行苞在康熙中二書未出故不知而

爲此屋下之屋猶之顧棟高未見程公說書乃作

春秋大事表也

春秋三傳纂凡表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國朝盧軒撰軒字六以海甯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翰

林院編修其書以三傳所言書法之例彙而為表

經文直書為經傳文橫書為緯凡分三格以左氏

居上格公羊居中格穀梁居下格皆但列舊文而

於其同異是非不加考證蓋軒欲作三傳擇善一

書故先纂此表以便檢閱尚未及訂正其得失也

左傳拾遺二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朱元英撰元英字師晦上元人康熙己丑進士
是書摘取左傳一百一十事爲文一百一十有一
蓋仿東萊博議之體惟博議多闡經義此則頗訂
傳文耳然好出新意亦往往失之過苛如桓公十
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
元英則以不日爲特筆譏左氏不知聖人之意襄
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請觀周樂歌小雅有周德之
衰一語元英以爲訓詁之失而引九章算法謂差
分爲衰分其說皆不能確也

春秋說十二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田嘉穀撰嘉穀有易說已著錄是書以胡傳爲主三傳有爲胡傳所採者亦附錄之胡傳所引事實則依春秋大全小注錄之卷首兼論作文之法蓋其書專爲舉業而設至於遣詞鍊詞皆八凡例與說經之體遠矣

春秋義十五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嘉淦撰嘉淦字錫公興縣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諡文定嘉淦以春秋

一書比事屬詞經本甚明無藉於傳乃盡去各傳

反覆經文就事之前後比而屬之尋其起止通其

脈絡其事俱存義亦可見至日月名氏爵諡之間

則不復爲之穿鑿然大抵以公羊常事不書之說

爲根本於春秋本旨未能盡愜後自覺其失旋燬

其版此猶其初刊時所印行云

語詳楊方達春秋義補註條下

春秋集傳十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義拾遺已著錄是書

大旨宗胡傳而稍採諸說變其面貌往往曼延於

經義之外如解元年而牽及改元已爲有文又因
改元而深譽前明十三帝之不改元不更蛇足乎
衛桓書葬是爲據事而筆諸冊乃牽及衛侯不當
諡桓謂以著衛人之私然則凡葬必書諡以何者
別其非譏耶許世子不嘗藥引張氏之說謂其必
用砒霜鍛之不熟已屬臆揣又責以不能窮理居
敬去本事不太遠乎是但知拾五子之緒言而未
嘗知三傳之古義者耳

左傳杜註補義一卷

山西巡撫
探進本

國朝蘇本潔撰本潔字幼清常熟人康熙癸巳舉人
官興化府知府是編因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有
所未盡乃作此以補之多推求文句體味語意而
罕所引據考證故名曰補義前有康熙庚子陶貞
一序稱本潔原本兼補林堯叟注義貞一為刪之
知所據者坊刻杜林合注之本非注疏本也

左傳姓名考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有左傳地名考已著錄是編蓋
與地名考相輔而行然體例龐雜如出二手如不

論嫡妾皆謂之夫人已於篇首發例而於齊乃別
出悼公妾季姬一條有世系者從其世系不論歲
月亦於篇首發例而晉平鄭父平豹巫臣邗伯皆
不相隨楚伯州犁吳伯嚭仍系之晉楚管修仍系
之齊而巫臣之子乃不系之楚魯婦人戴已楚婦
人鬬伯比妻齊婦人棠姜陳婦人夏姬宋婦人蕩
伯姬之類各出一條而他國皆不載僖負羈下旁
注一妻字尤不畫一魯君女紀伯姬楚君女江芊
之類亦各出一條而他國不載秦女簡璧衛孔伯

姬併列之夫人條中尤爲舛謬周石速以膳夫列
之大夫晉優施寺人披豎頭須竝以賤役列之士
許叔名見於傳削之不載滕薛杞莒皆自爲篇而
號公虞公紀侯隨侯皆儼然躬桓之班乃與潞子
嬰兒介葛盧等併爲一篇其他顛倒雜亂自相矛
盾者幾於展卷皆然不能備數其委諸門客之手
士奇未一寓目乎

春秋測微十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朱奇齡撰奇齡字與三號拙齋海甯人康熙中

貢生是書前冠以王朝列國世次族系一卷經文
則一公爲一卷其說多主胡傳而稍糾其刻酷過
當之論然胡傳之所未及而奇齡從而鍛鍊者亦
復不少大旨以意揣量據理斷制而不信左氏之
事實故往往不考典制不近情理如左氏稱聲子
爲繼室此娣姪之名而奇齡見今人繼妻稱繼室
遂謂聲子爲嫡妻而隱公爲嫡子稱其當立胡傳
指滅項爲季氏已爲不考然尙無主名奇齡遂歸
獄於行父以執政在文公之世者移之僖公之世

如斯之類皆失之不考至於葬衛桓公一條謂桓之爲諡不宜加於衛完閔其未有失德不忍加以惡諡故春秋因之然則儻有失德孔子當爲改惡諡乎戎伐凡伯一條本在衛地乃責魯失於防送以境外之事責之主人然則凡有使臣皆當大具甲卒衛八本國而後返乎以此說經恐非筆削之旨也其所自信在於以經解經然說刺公子買一條言魯無殺大夫者惟此一事則未檢成公十六年又刺公子偃也其說刺公子偃一條謂刺者非

明正其罪而隱殺之之謂則又未檢刺買一條
經書不卒戍刺之傳亦稱以不卒戍說於楚固明
正其罪也是亦難言以經說經矣

春秋三傳同異考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吳陳琰撰琰字寶崖錢塘人其書取三傳人名
地名相異及事之不同者各著於篇又辨別三傳
義例得失而斷以己意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一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國朝顧宗瑋撰宗瑋字廷敬吳江人其書每一年爲半

頁橫分十格一曰周二曰魯三曰列國四曰災異
五曰郊祀六曰朝聘七曰會盟八曰征伐九曰城
築十曰土田各以經文散書其內而傳文為經所
不載者亦附見焉據其凡例尚有三傳異同一卷
春秋通例一卷春秋稽疑一卷春秋參同一卷春
秋提要發明一卷春秋圖譜一卷春秋箋釋一卷
春秋餘論一卷今皆未見蓋非完書也

左繡三十卷

通行本

國朝馮李驊陸浩同編李驊字天閑錢塘人浩字大

瀛定海人是編首載讀左卮言十二公時事圖說
春秋三變說列國盛衰說周十四王說書中分上
下二格下格列杜預經傳集解及林堯叟左傳解
杜解悉依原文林解則時多刪節又摘取孔氏正
義及

國朝顧炎武左傳補正二書與杜氏有異同者附於
其後別無新義上格皆載李驊與浩評語則竟以
時文之法商榷經傳矣

春秋剩義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應麟撰麟有易經粹言已著錄是編亦摘經文
標題而各爲之說其論春王正月以爲夫子行夏
之時改周正朔大端已失其他亦皆陳因之論

春秋義存錄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陸奎勳撰奎勳有陸堂易學已著錄是編力破

春秋一字褒貶之說頗能掃公穀拘例之失與宋

儒深刻嚴酷之論而矯枉過直謂孔子全因舊史

之文然則所謂筆削者安在所謂其義竊取者又

安在況公羊著不修春秋之文左氏記河陽書狩

之語去聖未遠必有所受舉一二節可例其餘乃
謂除此數條之外悉因魯國之成書然則必如倪
思之班馬異同字字著原本改本郭茂倩之樂府
詩集篇篇分本詞入樂而後信爲孔子有所修改
耶其疑胡傳而信左氏亦足破以經解經之空談
而乃別出新奇欲以孔子之言解春秋凡一切子
書緯書所引不問真僞一概闌入已爲蕪雜至於
其文與春秋無關如莊公八年齊無知一條引坊
記曰子云君不與同姓共車一節又引文言傳積

善之家一節註曰案前條之義爲齊僖言也後條之義爲齊襄言也似乎孔子一生無一語不因春秋而發者有是理耶至於僖公二十年杞子卒一條引論語子曰夏禮吾能言之一節以合於左傳夷禮之說而又註案杞稱子左傳以爲經夷之若穀註時王所黜之說爲善是併駁孔義矣全書大抵類是是皆務高求勝之過也

春秋筆削微旨二十六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紹攷撰紹攷有周易詳說已著錄是編採公

穀二傳附會之說與孫胡諸家臆斷之論彙爲一書而更以己意穿鑿之大旨惟以名字月日爲褒貶而掎擊左氏九力其說謂左氏不過敘事於經義毫無發明不知有事迹而後有是非有是非而後有褒貶但據書字爲褒矣其所以褒之故紹攷能研求其字而知之乎但據書人爲貶矣其所以貶之故紹攷能研求一人字而知之乎如宰咺賈惠公仲子爲貶設無左傳何由知仲子爲妾而貶之齊高子來爲褒設無左傳何由知爲高後存魯

而褒之幸藉傳而知其事又諱所自來以傳為不足據是何異迷途之人藉人為導得途之後鞭其人而逐之乎

春秋通論五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紹攸撰是書與所著筆削微旨相為經緯而

往往循文敷衍罕所發明如桓三年日有食之既

一條云春秋日食三十六隱之食者一桓文成食

者各二僖宣定食者各三莊之食者四襄之食者

九昭之食者七其中食既者三此及宣八年七月

襄二十四年七月皆變之甚者又莊十五年鄭人
侵宋一條云外書侵五十有七始於此終哀十三
晉魏曼多侵衛書伐二百一十三始隱二年鄭人
伐衛終哀十三公子申伐陳天下之無道甚矣僖
十九年邾人執鄆子用之一條云用人者二此年
用鄆子昭十一年楚執蔡世子有用之其虐爲已
甚矣夫日食之爲災侵伐之爲無道殺人以祭之
爲虐亦何待贅言乎

空山堂春秋傳十二卷

通行本

國朝牛運震撰運震有空山堂易傳已著錄是編說經不信三傳動相駁難蓋宋劉敞孫復之流由其記誦淹通足以濟其博辨故異論往往而生也

春秋管見

無卷數 奉天府尹採進本

國朝魏樞撰樞有東易問已著錄是書雜採春秋三傳及胡傳之文亦以已意附註於後然大抵用意苛深不出胡氏之門徑其自出新意者尤往往乖舛如春秋魯史以魯紀年故正月書王以明有統樞乃擅改經文以周紀年以魯附註是但知竊襲

通鑑綱目之例而不知以周紀年則正月書王爲
複與僞本元經旣書某帝某年又書帝正月者同
一失矣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自當以獲麟爲
重樞乃謂冬獵曰狩經雖絕筆於十四年之春而
實則十有三年之冬不沒其春者所以奉正朔而
大一統之尊必終於冬者所以明天道而順四時
之序蓋隱寓行夏時之意是又節外生枝屈孔子
以就已說矣如斯之類比比而然皆不足爲訓也

春秋義補註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楊方達撰方達有易學圖說會通已著錄初孫

嘉淦作春秋義大旨祖胡安國之說後漸悟其非

旋自燬版

案嘉淦自燬其版事見此書凡例第三條中

方達嘗受知於

嘉淦因爲刪補其文以成是編大旨於三傳多取

公穀經文如裂繻作履綸矢魚作觀魚叔孫婞作

叔孫舍定妣作定弋之類亦多從公穀其左傳事

迹往往在所擯斥如天王狩于河陽傳有明文乃

云或魯史本書狩或夫子書狩皆不可知是併其

可取之說亦不信也於諸家多取宋以後其唐以

前之說僅採劉向災異一兩條如文公喪娶一條
全用春秋繁露而不肯標董仲舒之名蓋諱言宗

漢儒也其持論尤務爲深刻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偶免譏彈者惟叔姬歸于紀紀季以鄫入于齊紀

叔姬歸于鄫葬蔡桓侯齊師宋師曹師城邾齊侯

伐楚次陘盟于召陵諸侯遂救許宋公御說卒狄

救齊楚人救衛甯俞來聘叔肸卒伯姬歸于宋仲

孫蔑卒宋伯姬卒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叔

孫舍卒宋公佐卒于曲棘劉卷卒十八九條而已

而召陵之盟甯俞之聘嘉淦所許者方達又推論其失咎齊桓不聲楚僭王之罪咎甯俞知聘魯而不知朝周實則倖邀寬論者僅十五六事也其中自相矛盾者如既謂隱公爲篡又謂桓公爲弑是以討篡爲弑也既謂州吁弑桓公而王不問衛人立晉而王不問咎在天王於王人子突救衛又罪其知順逆而不知衆寡是爲天王者進退無不干咎也朱子稱孫復說春秋如商君之法若是書者又豈止於商君乎其最甚者拘泥常事不書之說

於十二公之薨卽終於路寢合禮之正者亦必求其所以貶然則苟無所貶則國君易代史可不詳歟至於紀季姜歸于京師謂季姜非嫡長不可以爲王后許叔八于許謂許君有子叔不奉之而自立又不知其所據矣

春秋原經四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編不載經文亦不及經中所書之事惟泛論孔子之意分爲四篇一曰講讀八法二曰通論三曰原春秋之

由作四曰諸儒論春秋其大旨本孟子之言以尊
王抑伯爲主持論甚正其謂孔子不以一字爲褒
貶亦足以破諸家紛紜轆轤之陋而矯枉過直加
以懸揣臆斷不顧事理之安至謂左傳事迹皆聖
人之所刪不當復存其說考古者左史記言右史
記事尚書者左史類也春秋者右史類也劉知幾
作史通敘述源流至爲明析心敬乃援尚書爲例
謂事迹之可存者聖人必存如典謨訓誥是也事
迹之不可存者聖人必刪如左傳所載是也因而

盡廢諸傳惟以經解經不思經文簡質非傳難明
卽如鄭伯克段于鄆一條設無傳文則段于鄭爲
何人鄭伯克之爲何故經文旣未明言但據此六
字之文抱遺經而究終始雖聖人復生沈思畢世
無由知其爲鄭伯之弟以武姜內應作亂也是開
卷數行已窒礙不行無論其餘矣况自有六經以
後歷漢至今通儒輩出其失經意者固多得經意
者亦不少心敬乃一概排斥謂孔子之後惟孟子
能知孟子之後直至心敬乃能知甚至謂孔門諸

子未見春秋故論語無一字及之子思亦未見春秋故中庸亦無一字及之至孟子搜索闕里始見本經揆以事理豈其然乎

春秋深十九卷

湖北巡撫
採進本

國朝許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錄是書謂孔子既

因魯史作春秋其史中所載事實卽爲之傳今左

傳中敘而不斷言約旨精者卽孔子所作其有加

註解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類又加論贊如君子

曰仲尼曰之類詞氣浮夸多與經旨相悖乃屬左

氏增設書內皆列之小註使不與本傳相混其有
傳無經者則全刪不錄接近時河南張沐著春秋
疏略以左爲列於經左之義不爲人姓伯政蓋踵
是說然又覺傳中論贊或稱孔子或稱仲尼究不
類孔子所自作故變更其說歸於左氏增加耳至
春秋之用周正原無可疑其兼用夏正以便民事
則有周禮正月正歲之文顯然可據伯政但據經
書中夏正之文以相詰難蓋知其一不知其二其
左傳王周正月一語尤爲確證伯政并此二字詆

爲不通以爲後人所加則凡古書之害於已說者
悉以後人竄入概之天下無不可伸之論矣惟其
考定每年十二月朔日甲子及節氣時刻俾二百
四十年閒置閏之得失干支之次序一一可見以
伸其合於夏正之說似乎可據不知周正夏正在
月不在日其月雖相差六十日而其日則六十甲
子剛及一週不論周正夏正其朔望原未嘗改不
足以爲建寅之據亦不揣本而齊末也

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或問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部垣撰垣淮安人是書成於乾隆乙丑首爲纂

例十五篇末爲或問六卷言所以去取諸家之意

經文皆遵左氏不遵左氏者惟紀子帛改從伯君

氏卒改從尹鄭人來渝平改從輸三條耳其事蹟

亦據左氏其所集傳註多用杜預孔穎達啖助趙

匡陸淳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許翰胡安國高閌陳

傅良張洽趙鵬飛家鉉翁吳澄十七家之說而別

採宋元諸家以輔之在說春秋家亦非純尙空談

者然持論亦傷深刻又時時好出新意而不盡允

協如改君氏爲尹氏仍以爲卽公囚于鄭之尹氏
則沿襲金履祥之說殊爲附會又如趙盾弑君越
境乃免趙匡劉敞孫覺朱子呂祖謙諸儒皆以爲
必非孔子之言而坦於或問中則云越境而不返
乎晉國董狐又何言以正其弑於集古傳註中則
云去國不返然後君臣之義絕越境乃免之言爲
今無將之心者開一門路云云夫春秋作而亂臣
賊子懼曾謂聖人而爲後世開一門路使姦雄藉
口乎至於城楚丘之說其傳註本主劉敞而或問

則以爲主孫復二書之中不免偶傷牴牾猶其小節矣

春秋義解十二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夢鵬撰夢鵬字雲翼蘄水人乾隆辛未進士

官饒陽縣知縣是書卷首列孟子朱子之論春秋者爲述孟述朱次爲王朝世次考列國世次考魯世次考以下十二公爲十二卷大旨尊公穀而斥左氏其自序謂公穀比事屬辭義不詭於儒者而斤斤於日月名氏爵號以求例曾謂春秋之旨盡

如是乎若左氏紀事多而誤說經疏而謬如莒密
州之事經不云世子展輿也而左以爲展輿莒庶
其之事經不云世子僕也而左以爲僕蔡侯申之
事經賤者書盜也而左以爲公孫翩晉州蒲之事
經不云欒書中行偃也而左以爲欒書中行偃晉
夷皋之事經以爲趙盾也而左以爲穿鄭伯夷之
事經以爲歸生也而左以爲宋吳僚之事經不云
公子光也而左以爲公子光鄭髡頑經以爲卒也
而左以爲公子駢之謀楚子麋經以爲卒也而左

以爲公子圍之逆齊陽生經以爲卒也而左以爲
陳乞以說於吳其他大夫奔殺經或止一二人而
左增入數人會盟侵伐經各有其事而左或牽移
他事滕薛杞宋蔡邾各二國經載分明而左誤合
爲一緣陵城杞實繫兩地而左以爲俱繫瀆于入
祊假田各有情事而左以爲魯鄭相易子帛君氏
譌誤字也而左以爲名稱甲戌己丑兩存日也而
左以爲再赴葬桓王諱也而左以爲改葬子般卒
也而左以爲殺子牙卒也而左以爲酈諸如世次

增添事迹舛誤難以殫述其持論甚辨幾於季本
郝敬毛奇齡然經垂書法傳述事實必以經所不
書卽爲增設則河陽之狩周天子真巡狩矣其論
似通而實謬至於深文過當憑臆率斷如以隱爲
竊國欺桓幼而攘之垂涎十有餘年以子同生爲
哀姜張本自子生至婦入見其過期不娶昏姻不
時以季友志在奉僖援齊得復故賊閔公者乃季
友非慶父以齊崔杼之事亦因景公附杼故杼爲
立景而生逆謀以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乃南越

平姓非於越之越亦可謂果於自信者矣

讀左補義五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姜炳璋撰炳璋有詩序補義已著錄是書欲破

說春秋者屈經從例之弊謂春秋無例左傳所言

之例皆史氏之舊文其凡有五一日西周舊典二

日東遷後列國相沿之例三日魯史自相傳授之

例四日霸國更定之例五日魯君臣私定之例杜

預所謂凡例皆周公之禮經變例皆聖人之新意

者未爲定論其援據頗典博參考亦頗融貫然謂

史氏相沿有此五例左氏遂據以推測聖經可也
謂春秋全因五例之舊文則聖人直錄魯史不筆
不削何以云其義竊取何以云知我罪我其惟春
秋乎觀襄公二十年傳甯殖曰名藏在諸侯之策
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經書襄公十四年夏四
月己未衛侯出奔齊是亦不盡用策書之明證矣
所註用杜解者十之六七兼採他說并參以己意
亦頗簡潔而傳後必附以說簡端又冠以評或論
事或論文如坊選古文之例殊非註經之體也

春秋經傳類求十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從添過臨汾同編從添號石芝常熟人臨汾長洲人是書始刻於乾隆己卯取春秋三傳及胡安國傳分爲一百二十門每門前列書法後載事類事類之中又自分經傳其自述謂本於蘇軾春秋當以類求一語雖亦欲發比事屬辭之旨然割裂繁碎彌難尋檢卷首列春秋諸國圖說一篇亦取之蘇軾指掌圖不知指掌圖後人贗作非軾書也

春秋一得一卷

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閣循觀撰循觀有尚書讀記已著錄然尚書讀記多推求文句未能闡帝王經世之大法是編則於筆削大義多所發明如曰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理所必無夫子作春秋以明文武之道文武之制而夫子更之可乎曰武氏子來求賻罪魯也曰州吁不稱公子絕之於衛也胡氏謂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以爲爲人君父之戒何以懼亂臣乎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故凡大夫之殺春秋皆稱國

舉官不論有罪無罪及殺當其罪否也此義先儒
多誤會曰說者謂王不稱天爲春秋貶黜天子不
亦甚乎春王正月不曰天王則天王王一也曰梁
山崩穀梁氏曰君親縞素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
焉斯崩山之壅河流者矣此術者之言也左氏曰
君爲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
此有司之存也胡氏曰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文
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生於內徒舉其文而無實
以先之何以弭災變乎此儒者之道也其言明白

正大多類此惜止八十八條未能成書也

左傳評三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文淵撰文淵字靜叔益都人春秋左傳本以釋經而自真德秀選入文章正宗亦遂相沿而論文近時甯都魏禧桐城方苞於文法推闡尤詳文淵以二家所論尚有未盡乃自以己意評點之僅及僖公二十四年而文淵天逝書遂未畢其兄文藻哀次遺藁編為三卷刊版於潮陽未有文藻跋稱其潛心易禮兩經取古人圖象傳註羅而繹之

者數年以至於病且死故所評閱多未終卷云

春秋日食質疑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吳守一撰守一字萬先歙縣人是書推考歲差

加減以證春秋所載日食之誤春秋日月以長歷

考之往往有譌見於杜預釋例此更詳其進退遲

速以求交限末附詩書日食考二條以互相參證

但其云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當

是三月己巳朔書二月者晦朔之誤桓公三年秋

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當是五月癸丑朔書三月

者或夏正之譌近者陳厚耀作春秋長歷表以爲
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退一月就之
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歷實退兩月推至
僖公五年止以閏月小建爲之遷就則隱桓三年
日食更不必疑矣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守一以爲當是三月甲戌而顧棟高春秋長歷拾
遺表以爲當是四月癸丑朔襄公二十四年七月
八月遞食守一與棟高皆從大衍歷以爲八月無
食其他守一棟高說亦多同而皆不及厚耀之密

生數千載之後必欲求歲差於秒忽之間亦未見其悉得姑存其說焉可矣

春秋不傳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湯啓祚撰啓祚字迪宗寶應人其書自稱不傳者謂於四傳無所專從也今觀所說特不從左傳耳於公羊穀梁胡氏皆掇其餘論而日月之例信公穀尤篤蓋三家之傳皆以譏貶爲主而亦各有所平反啓祚乃專取三家嚴刻鍛鍊之說合爲一書如其所論是聖人之立法更酷於商鞅韓非也

春秋集解讀本十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應申撰應申字文在歙縣人以春秋經解卷帙浩繁難於徧讀因薈萃衆說擇其合於經旨者詳註經文之下以資記覽自序謂詞可計日而誦為愚魯者計甚便蓋特課讀之本非有意於闡發經義者也

春秋三傳事實廣證

無卷數兩江總督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採諸書所載春秋時事迹列於三傳之下意取互相參證然左氏親見國史公穀兩

家已不及其確實乃兼採諸子雜說寓言欲以考
校其是非亦徒成其龐雜而已矣於經義無補也
右春秋類一百十八部一千五百二十一卷
內十一部無卷數
皆附存目

案明科舉之例諸經傳註皆因元制用宋儒
然程子作春秋傳未成朱子又未註春秋以
胡安國學出程子張洽學出朱子春秋遂定
用二家蓋重其所出之淵源非真有見於二人
之書果勝諸家也後張傳以文繁漸廢胡傳

竟得孤行則又考官舉子共趨簡易之故非律令所定矣且他經雖限以一說立言猶主經文春秋一經則惟主發揮傳義其以經文命題不過傳文之標識知爲某公某年某事而已觀張朝瑞貢舉考備列明一代試題他經皆具經文首尾惟春秋僅列題中兩三字如盟密夾谷之類其視經文不爲輕重可知矣是春秋雖列在學官實以胡傳當一經孔子特擁其虛名而已經義之荒又何足怪乎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總括衆說折衷聖言凡安國迂謬
之談悉一一駁正此足見是非之公終有不
能強掩者矣今檢校遺書於明代說春秋家
多所刊削庶不以科舉俗學蝕聖經之本旨
云爾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一

番禹徐 曜初校
順德馮佐 勛覆校